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21年2月22日至3月19日

议程项目2和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以及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

人权理事会 S-9/1 和 S-12/1 号决议执行情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人权理事会 S-9/1 和 S-12/1 号决议执行情况提交的第十三份报告，涵盖期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报告概述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特别侧重于所有义务承担者(即以色列、巴勒斯坦国和加沙当局)实现妇女和女童人权的情况。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一. 导言

1.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 S-9/1 和 S-12/1 号决议提交，涵盖期为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2. 本报告根据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开展的监测工作、政府资料来源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收集的信息。阅读本报告时应结合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和大会提交的其他相关报告。¹ 在本报告中，高级专员利用人权高专办记录的趋势和案例，说明巴勒斯坦妇女如何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遭受多重暴力和歧视，其原因是以色列的军事占领、盛行的男权社会规范和做法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性别暴力)。由于篇幅所限，高级专员没有讨论所有令人关切的问题，也没有讨论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所有案件。
3. 2020 年 2 月，提交人权理事会的一份关于参与以色列定居点相关活动的工商企业数据库的报告² 发表后，以色列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与高级专员和人权高专办的关系，特别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关系。冻结范围扩大到签证发放或续签，导致人权高专办国际工作人员被迫离开拉马拉和加沙，新的工作人员无法部署。2020 年 10 月 26 日，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敦促以色列为国际工作人员返回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提供便利。³

二. 法律框架

4.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时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⁴ 根据国际人权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均加入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和平时、也为冲突时期保护妇女权利提供了最广泛的框架。该公约明确规定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直接和间接歧视(包括对妇女的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义务。⁵ 歧视妇女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即因为妇女的性别而对之施加的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响妇女的暴力。⁶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童婚和有害习俗，可能相当于酷刑。⁷ 禁止基于性别的暴力被视为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项规范。⁸ 除了向妇女提供向所有平民提供的一般保护之外，国际人道主义法还规定，必须尊重妇女的具体保护、卫生和援助需要，并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具体形式。⁹

¹ A/75/336、A/HRC/46/22 和 A/HRC/46/65。

² A/HRC/43/71。

³ 见 https://unsco.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security_council_briefing_-_26_october_2020.pdf。

⁴ A/HRC/34/38。

⁵ 第一至二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九至十一条和第十六条。

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第 1 段。

⁷ 同上，第 16 段。另见 A/HRC/31/57，第 11 和第 55 段。

⁸ 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第 2 段。

⁹ 例如，见《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七条。

5.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适用于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即加沙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¹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在其管辖或有效控制范围内承担该公约及其他人权条约规定的义务。鉴于加沙当局行使类似政府的职能并控制领土，所以也承担人权义务。¹¹

三. 人权理事会 S-9/1 和 S-12/1 号决议执行情况

6.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依然严峻。在本报告所述期间，67 名巴勒斯坦人(男 48 人，女 3 人)，包括 16 名儿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3,678 人受伤。一名以色列士兵被巴勒斯坦人杀害，90 名以色列人受伤。¹² 人权高专办监测到的大多数事件都引起了人们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或无端使用武力的严重关切，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可能导致任意剥夺生命，包括法外处决。高级专员在另一份报告¹³ 中详细说明，对所有义务承担者不必要或过度使用武力和其他违法行为缺乏问责，这一点仍极为令人关切。

四.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所有义务承担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

A. 以色列

1. 占领国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承担的义务

7. 对加沙的海、陆、空封锁相当于集体惩罚，¹⁴ 如今已进入第十四个年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三次惩罚性关闭过境点和捕鱼区，停止燃料和其他必需品进入，进一步加剧了平民的痛苦。以色列官员称，关闭的原因是有人发射了火箭弹、迫击炮和燃烧气球。¹⁵ 频繁的燃料和电力短缺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由于社会文化规范，她们主要负责家务。这些短缺还极大地阻碍了她们获得基本卫生和教育服务，包括学校教育和心理社会服务，而这些服务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大多是远程提供的。¹⁶

8. 国际人道主义法明文禁止被保护人因非本人所犯之行为而受惩罚。¹⁷ 根据国际人权法，集体惩罚侵犯了若干权利，特别是无罪推定和公正审判权，并可能违反禁止酷刑和虐待的规定。¹⁸

¹⁰ A/HRC/35/30/Add.2, 第 8 段。

¹¹ 同上，第 11 段。另见 A/HRC/34/38, 第 5-9 段。

¹² 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

¹³ A/HRC/46/22。

¹⁴ A/HRC/37/38, 第 4 段；A/HRC/34/36, 第 36 段；A/HRC/24/30, 第 22 段。

¹⁵ 见 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august-12-2020/。

¹⁶ 见 www.ochaopt.org/sites/default/files/sitrep-16-covid-19.pdf。

¹⁷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三十三条。另见 1907 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所附《章程》，第五十条。

¹⁸ A/74/468, 第 21 段。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扣留了 18 名巴勒斯坦男子的遗体，其中包括 2 名男孩，他们在据称的袭击中丧生。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以色列共扣押了 67 具巴勒斯坦人的遗体。¹⁹ 2020 年 9 月 2 日，以色列内阁正式扩大其扣留遗体作为讨价还价手段的政策，并声明，应保留所有被指控的袭击者的遗体，不论他们属于什么政治派别。²⁰ 2020 年 9 月 25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归还了 Nayfeh Kaabneh 的遗体。Kaabneh 女士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在 Qalandia 检查站被私人保安人员(受雇于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当时她手持一把刀，但没有构成任何具体威胁。关于这一事件，人权高专办指出，事关过度使用武力，而且未向伤者提供急救。扣留遗体即惩罚死者家属，因此相当于集体惩罚。这还可能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规定，以及以色列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二十七条承担的义务。²¹

10. 以色列安全部队惩罚性地拆毁或封闭了 13 座巴勒斯坦人的建筑，包括 9 座住房，导致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 40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有 13 名妇女和 16 名儿童。²²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高等法院在维护惩罚性拆房的总体做法的同时，取消了两项拆迁令。在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惩罚性拆毁住宅不是“相称的”措施，因为主要受到伤害的将是 Nazmi Abu Bakar 无辜的妻子和 8 个孩子，他本人被控在 2020 年 5 月 10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Ya'bad 的一次突袭中用砖头杀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²³ 法院转而授权封闭该三居室住宅中的一个房间，部队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用混凝土填满了这间房间，当时审判仍在进行中。惩罚性拆房是集体惩罚的一种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禁止的。²⁴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定居点计划 and 建设活动继续有增无减。²⁵ 尽管 COVID-19 大流行，但以色列当局还是拆毁了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 726 座巴勒斯坦人的建筑，导致 1,028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有 255 名妇女和 523 名儿童。²⁶ 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居高不下，秘书长称之为普遍不受惩罚的情况。²⁷ 人权高专办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男人不在家时，妇女和女孩尤其受到定居者的暴力袭击，持续不断的袭击风险使妇女被困在家中，从而加剧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负面影响。²⁸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指出，强行驱逐和拆毁房屋，包括惩罚性

¹⁹ 耶路撒冷法律援助和人权中心。这一数字不包括在敌对行动中丧生并被葬在只标有数字的墓中的 253 具巴勒斯坦人的遗体。

²⁰ 这一决定修正了 2017 年 1 月 1 日的前一项决定，即只有被指控与哈马斯有关联的袭击者和被指控犯下特别严重行为者的遗体不应归还。实际上，以色列安全部队已经扣留了所有被指控的袭击者的遗体，不论他们属于什么派别。

²¹ A/HRC/43/70, 第 9 段；A/75/336, 第 35 段。

²² 人道协调厅。

²³ 以色列高等法院，《Abu Baher 等人诉西岸地区军事指挥官等人》，HCJ 4853/20, 判决，2020 年 8 月 10 日。

²⁴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三十三条和第五十三条。

²⁵ A/HRC/46/65。

²⁶ 人道协调厅。

²⁷ A/75/376, 第 26 段。

²⁸ 同上，第 21 段；A/74/357, 第 42 段。

拆房，不成比例地影响巴勒斯坦妇女和女孩，特别是女户主，并对她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毁灭性影响。²⁹

2. 敌对行动中的平民伤亡

12. 在加沙，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向以色列发射了 580 枚火箭弹和 213 枚迫击炮弹，以色列发射了 591 枚导弹和 140 枚坦克炮弹，敌对行动一再升级。³⁰

13.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的三次敌对行动升级时打死 36 名巴勒斯坦人，打伤 103 人(男 77 人，女 26 人)。³¹ 遇害的巴勒斯坦人中至少有 16 人是平民，其中包括 8 名男孩和 3 名妇女。一些情况下，以色列安全部队对住宅楼或附近的袭击使妇女和儿童特别容易受到伤亡。2019 年 11 月 14 日，以色列空军导弹击中了 Deir El-Balah 的两所房屋，打死了一个大家庭的 9 名成员：两对已婚夫妇和 5 名儿童。在袭击中幸存下来的另外 13 名儿童中有 7 名是女孩，所有儿童仍由他们 70 岁的祖母独自照顾。³² 在另一起升级事件中，继有人从加沙发射了数十个燃烧气球、对以色列境内的农田造成大火和破坏之后，以色列安全部队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和 21 日袭击了住宅楼附近的空地，造成 4 名巴勒斯坦儿童(两男两女)受伤。这些空袭引起了人们对区分、谨慎预防和相称这三项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是否得到尊重的严重关切。

14.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不加区分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做法也仍然令人严重关切。据报道，43 名以色列平民在这些袭击中受伤。³³ 加沙地带至少有 29 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落空，³⁴ 2019 年 11 月 12 日造成一名 18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死亡。根据国际法，不加区分地发射火箭属非法行为。

B. 反复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1. 侵犯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

15. 根据国际法，执法人员应最后不得已方使用火器，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应并尽量减少损失和伤害并尊重和保全人命。³⁵

16. 虽然在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围栏沿线，随着“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从 2019 年 12 月 27 日起被中止，伤亡人数大幅下降，但对巴勒斯坦人不必要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依然令人严重关切。3 名巴勒斯坦男子，包括两名年龄分别为 16 岁和 14 岁的男孩，³⁶ 在示威活动中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约有 673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男 644 人，女 29 人)，其中 126 人(儿童 50 人)被实弹打伤。³⁷ 在人权

²⁹ CEDAW/C/ISR/CO/6, 第 32-33 段。

³⁰ 秘书处安全和安保部。

³¹ 人道协调厅。

³² A/75/336, 第 5 段。

³³ 人道协调厅。

³⁴ 安全和安保部。

³⁵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

³⁶ A/75/336, 第 8 段。

³⁷ 人道协调厅。

高专办监测到的绝大多数案件中，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打伤，尽管当时他们似乎并没有造成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³⁸

17. 在示威活动中，妇女也是不必要或过度使用武力的受害者。2019 年 12 月 6 日，在 Al Boureij 以东，一名 20 岁的女子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发射的橡皮子弹击中面部，导致其右眼永久性失明。这名女子被击中时，她站在距离围栏约 100 米的地方，与一群手持巴勒斯坦国旗的妇女站在一起，对以色列安全部队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现，尽管由于当地的文化规范，参加示威活动的女性少于男性，但围栏周围的抗议活动为加沙很少进入公共场所的妇女和女童提供了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机会。³⁹ 在“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中受伤的 36,142 名巴勒斯坦人中，妇女和女童占 7.1%。⁴⁰ 虽然受伤或致残的女性往往还要继续负责家务，但她们的决策权可能会减少，她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可能会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⁴¹ 报告还突出说明了男性家庭成员遇害受伤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如女性户主家庭增多，女性作为伤者的主要照顾者的压力增加，以及家庭暴力等。⁴²

18. 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了 23 名巴勒斯坦男子，其中包括 5 名儿童和一名患自闭症的男子。3 名巴勒斯坦人在示威期间被打死，8 人在搜捕行动中被打死，12 人在袭击或据称袭击以色列安全部队或定居者时被打死。在好几起事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不必要或过度地使用了武力，造成任意剥夺生命，包括法外处决。⁴³

19. 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及普遍暴力现象不断威胁着平民(包括妇女和女童)的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2020 年 2 月 22 日，据称在耶路撒冷老城发生的一起持刀刺人事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用实弹打伤一名 43 岁的女子。这名女子告诉人权高专办，她看到一名男子被以色列安全部队追赶。这名男子手持一把刀，停下来背靠在距离该女子几米远的墙上时，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了他，先是用一颗子弹，然后从不同方向打了几十发子弹。其中一枚子弹穿过该名女子的左大腿，造成重伤。

20. 在 2020 年 8 月 7 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一名 23 岁的女子在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一次行动和随后与杰宁的巴勒斯坦居民发生的冲突中，在家关窗以防催泪弹进入时被实弹打死。在谁该对枪击事件负责的问题上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当地居民都否认使用了实弹。

³⁸ A/75/336, 第 6-7 段。

³⁹ A/HRC/40/CRP.2, 第 592-598 段。

⁴⁰ 36143 人受伤，其中包括 2040 名妇女和 552 名女童(人道协调厅)。

⁴¹ 人道协调厅。

⁴² 见 <https://www2.unwomen.org/-/media/field%20office%20palestine/attachments/publications/2020/12/d7-gmr%20report-271120.pdf?la=en&vs=2457>, pp. 12-13 and 17-20; <https://www2.unwomen.org/-/media/field%20office%20palestine/attachments/publications/2020/10/gender%20alert%20analysis%20august%202020%20unw.pdf?la=en&vs=5731>, 第 7-12 页; <https://palestine.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Situation%20Report%20Gaza%20-%2008%20June%202018%20-%20Great%20Return%20March%20-%20final.pdf>。

⁴³ A/75/336, 第 8 段。

21. 联合国专家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队经常采取突袭和搜查行动，包括夜间入室搜查，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严重影响。⁴⁴ 即使她们不是身体暴力的直接受害者，女性也经历了极端的心理暴力，导致睡眠障碍、焦虑和抑郁。人权志愿者组织监测到了以色列安全部队的 158 次以上的突袭，它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88% 的入室搜查发生在午夜至凌晨 5 时之间。在这类入室搜查中，74% 的住宅遭到 10 名或 10 名以上的士兵侵入，25% 使用了暴力，30% 财产遭到破坏。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这些事件中都没有搜查令。⁴⁵ 2020 年 8 月 23 日凌晨 3 时，大约 50 名士兵突袭了 Deir Abu Mashal 村，并进入一名 21 岁巴勒斯坦人的家中逮捕他。以色列安全部队向这名年轻男子的父母和祖母喷洒了胡椒喷雾，他们抗拒逮捕这名年轻男子，因为他之前因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伤而健康状况不佳。正如一段视频所记录的那样，尽管 COVID-19 疫情爆发，但士兵们仍没有佩戴医用口罩。⁴⁶ 整整三天，家人一直不知道这名年轻人的下落，他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没有任何指控或条件的情况下获释。

22. 在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为应对西岸犯罪和暴力激增以及为执行 COVID-19 限制而开展的执法行动中，3 名巴勒斯坦男子(包括一名 14 岁男孩)被打死，另有数人受伤。5 月 23 日，在 Ad Duheisha 难民营，在试图强行实施 COVID-19 预防措施后与居民发生冲突时，一名巴勒斯坦军官发射了几发实弹，打伤两人腿部，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不必要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担忧。加沙安全部队多次使用武力实施与 COVID-19 相关的宵禁和行动限制，造成包括妇女在内的巴勒斯坦人受伤。在 9 月 4 日的一起案件中，安全部队突袭了汗尤尼斯的几所住宅，寻找投掷石块抗议在执行宵禁时使用武力的人，并殴打了一名 34 岁女子的头部，之后她需要缝针。

23. 加沙法院判处了 10 人死刑，其中 3 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此前发布的另外 5 项死刑判决在上诉中维持原判，其中两项由军事法庭做出。这些判决引起了人们对正当法律程序和公正审判保障，包括对军事法庭对平民的判刑的严重关切。

2. 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24. 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歧视妇女和侵犯人权的一种形式。此外，它还危及妇女享有多项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⁴⁷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其他人权条约，当局有义务防范、起诉和赔偿公职人员和私人领域犯下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⁴⁸

25. 占领使妇女更易遭到性别暴力，并可能对预防和惩罚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构成严重障碍，特别是在东耶路撒冷和占领国以色列对安全行使专属管辖权的 C 区。⁴⁹ 正如联合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并不能免除西岸和加沙的

⁴⁴ CEDAW/C/ISR/CO/6, 第 30 (b) 段; A/HRC/35/30/Add.1, 第 61 段。

⁴⁵ 见 https://life-exposed.com/wp-content/uploads/2020/11/Exposed_Life_EN_FINAL.pdf, 第 15 页。

⁴⁶ 另见 A/75/336, 第 42 段。

⁴⁷ 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 第 15 段。

⁴⁸ 同上, 第 24 (b) 段。另见 A/HRC/31/57, 第 11 和 55 段。

⁴⁹ A/HRC/35/30/Add.1, 第 58 段。

巴勒斯坦当局在其有效管辖和控制地区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的责任。⁵⁰ 在这方面，行政当局、安全部队和法律系统的多样性构成了额外的挑战。妇女还遭受来自男权社会规范施加的暴力。⁵¹

26. 在巴勒斯坦国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6 年后，该公约尚未在政府公报上公布，而这是其在国内适用的前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废除在法律能力和个人身份方面歧视妇女的法律、在刑法和家庭法以及在通过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的立法方面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暴力侵害妇女既是性别不平等的原因，也是性别不平等的后果。⁵² 巴勒斯坦妇女尽管识字率很高，但她们在以下领域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劳动力(18.1%)、国家和地方政府(14%)、警察(4.9%)、司法部门(18%)和检察部门(20%)。⁵³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基于性别的暴力

27. 2019 年 11 月，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发现，加沙 38% 的已婚曾婚妇女和西岸 24% 的已婚曾婚妇女经历过家庭暴力，遭受家暴的妇女中只有 1% 寻求心理支持或法律咨询或报警。⁵⁴ 尽管已努力加强国内转介制度，但缺乏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服务，而且人们对该制度不信任，这仍然是性别暴力被漏报的主要原因。⁵⁵ 耻辱感、缺乏隐私和保密、执法官员经常驳回性别暴力指控仍然是获得服务的障碍。此外，残疾妇女和其他最容易遭受暴力的群体，如吸毒者、性工作者、被控刑事犯罪者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仍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被排除在庇护所等保护之外。⁵⁶ 歧视性的法律，以及将通奸、乱伦、堕胎以及加沙宽泛定义的“道德不端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继续阻碍着妇女举报性别暴力行为，因为她们担心进一步受害。一名来自西岸的 19 岁的分居女子向人权高专办报告说，2020 年 2 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警方拒绝受理她的强奸投诉。当这名女子拒绝入住被虐待妇女收容所时，据报道，警方以通奸罪拘留了她。

28.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COVID-19 疫情的爆发以及相关的行动限制使妇女和女童更易遭受家庭暴力，同时几乎所有的面对面服务都被叫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政府和民间社会服务提供者发现，通过快速建立起来提供远程服务的紧急热线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激增。⁵⁷ 2020 年 3 月至 5 月，伊斯兰宗教法院和家事法庭全部或部分关闭，也对弱势妇女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它们负责处理西岸和

⁵⁰ 同上，第 15 段。

⁵¹ A/HRC/35/30/Add.2，第 23 段。

⁵² 同上，第 92 (a) 段。

⁵³ 见 www.pcbs.gov.ps/Downloads/book2528.pdf。

⁵⁴ 见 www.pcbs.gov.ps/Downloads/book2480.pdf，第 20 和 22 页。

⁵⁵ 联合国人口基金，*Seeking Protection: Survivors of Sexual Violence and Their Access to Services in Palestine* (2020 年)，第 16 页。

⁵⁶ 同上，第 19 页。

⁵⁷ 见 [https://www2.unwomen.org/-/media/field%20office%20palestine/attachments/publications/2020/5/fianl%20rapid%20assessment%20on%20covid-19%20\(003\).pdf?la=en&vs=5745](https://www2.unwomen.org/-/media/field%20office%20palestine/attachments/publications/2020/5/fianl%20rapid%20assessment%20on%20covid-19%20(003).pdf?la=en&vs=5745) 和 <https://palestine.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Impact%20of%20COVID19%20outbreak%20and%20lockdown%20on%20family%20dynamics%20and%20domestic%20violence%20in%20Palestine.pdf>。

加沙的赡养费、监护权和离婚案件。⁵⁸ 加沙的政府经营的避难所已停止接受新的案件。在西岸，隔离的要求进一步减少了获得这些拯救生命的服务的机会。

29. 妇女组织再次要求巴勒斯坦国政府立即通过立法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2020 年 5 月 10 日，内阁一读通过了一项家庭保护法草案，该法案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等待通过，但通过反暴力法的进程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此外，伊斯兰教法律师、法官、学者和宗教团体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媒体平台上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该法案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运动。

与性别有关的杀人或杀害女性

30. 大量杀害女性案件表明，当局未能履行其义务，防止这种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极端表现，并惩罚犯罪人。⁵⁹

31. 妇女法律援助和咨询中心记录了西岸(20 起)和加沙(15 起)发生的 35 起与性别有关的杀人、自杀和可疑情况下死亡案件，包括涉及两名孕妇和 6 名女孩的案件，其中一名 11 岁的女孩子于 2020 年 7 月 19 日在加沙被其父亲殴打致死。⁶⁰ 这与上一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 22 例相比增幅巨大。⁶¹ 据报告，在好几起案件中，妇女据称是以“维护名誉”的名义被杀害的，也就是说，她们被杀是因为她们挑战了现行男权社会的规范和传统。

32. 对与性别有关的杀人案件反应不足，有罪不罚现象依然存在，促使社会广泛接受这种罪行。西岸总检察长办公室有一个专门处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单位，该办公室表示，在上述案件中，有 8 起对嫌疑人提出了杀人指控，3 起案件尚在调查中。在加沙，没有关于这些案件现况的信息。令人担忧的是，报告的神秘自杀和死亡案件不会得到进一步调查。

33. 尽管 2011 年总统令废除了宽恕所谓“名誉杀人”的具体法律规定，⁶² 但在与性别有关的杀人案件中，法官经常批准一系列减轻处罚的情节——其中包括受害者家人可以放弃起诉权利，包括在非正式司法“和解”之后，从而减轻了对犯罪人的判刑。⁶³ 这些案件的司法裁决有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发布，而且往往受到男尊女卑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影响。⁶⁴ 起诉性别暴力(包括杀人)的凶手的另一个难处是，据报告，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无法在以色列完全控制的地区开展执法活动，特别是在 2020 年年中协调中止之后。

⁵⁸ 见 www.wclac.org/files/library/20/07/aoazpvvqscgipswyhc3fqr.pdf 和 <https://aisha.ps/public/files/1602012326.pdf>。

⁵⁹ A/71/398, 第 27 段。尽管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与性别有关的杀人案件日益增多，但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并没有就如何对此进行分类达成一致的标准。

⁶⁰ 见 www.unicef.org/sop/press-releases/unicef-and-un-human-rights-office-call-greater-protection-domestic-violence-children。

⁶¹ 妇女法律援助和咨询中心。

⁶² A/HRC/28/80, 第 49 段。

⁶³ 见 www.wclac.org/files/library/19/08/wlqwzwcneqxtgwq3yrlwo.pdf, 第 2-3 页。

⁶⁴ 同上，第 5 页。

34. 2020 年 5 月 29 日，21 岁的 Madleen Jaraba 被送往医院，病情严重，她身上有施暴痕迹，据称是在加沙 Deir El-Balah 被父亲殴打后死亡。这位父亲被逮捕，后于 7 月 10 日获释，此后一直逍遥法外，尽管对他发出了新的逮捕令。

35. 2020 年 9 月 17 日，21 岁的 Nawal Hathalin、她的未婚夫和他的妹妹在伯利恒附近被 M16 步枪击毙。据报道，Hathalin 女士与一名她想嫁的 21 岁的萨尔菲特男子发生关系后，被安置在一家政府收容所，担心自己的安全。这名女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离开避难所去自己的婚礼时遇害。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警方尚未逮捕新娘家的嫌疑人，据报道他们藏匿在 C 区。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

36. 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是不同形式性别暴力，它们侵犯儿童，特别是女童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结婚的权利，并对她们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造成有害影响。⁶⁵ 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防止这一有害做法的保护措施仍然支离破碎、严重不足，原因之一是适用的法律制度不同。

37. 2019 年 11 月 3 日，巴勒斯坦国总统颁布了一项法律(2019 年第 21 号法令)，将男女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 18 岁，同时，“如果符合双方的利益”，也允许伊斯兰宗教法院和其他家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准许 18 岁以下的人结婚。该法令不适用于东耶路撒冷，因为根据 1976 年约旦《个人身份法》，那里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仍为 15 岁，男孩的最低结婚年龄为 16 岁。

38. 自 2019 年 12 月 29 日该法令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西岸的伊斯兰宗教法院收到 1,304 份破例申请，并批准了其中的 459 份(35%)；据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娘都是 17 岁。⁶⁶ 国际标准规定，如果婚姻一方或双方均未表示充分、自由和知情同意，则童婚便是强迫婚姻的一种形式。⁶⁷

39. 在加沙，尽管颁布了 2019 年法令，但仍继续适用 1954 年埃及《家庭法》，其中规定，男性最低结婚年龄为 18 岁，女性为 17 岁。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伊斯兰宗教法院登记了约 7,200 宗婚姻，其中 1,279 宗(17.7%)涉及儿童(94.4%是女孩)。⁶⁸

暴力侵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

40. 巴勒斯坦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继续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遭受不同形式的暴力。他们在伸张正义方面也面临障碍，包括不调查投诉或违反保密规定，后者可能会暴露他们的性取向，并使他们面临进一步的暴力风险。据报道，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还向因刑事指控被拘留的人询问个人情况以及是否加入

⁶⁵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22 段。

⁶⁶ 西岸的伊斯兰宗教法院。

⁶⁷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20 段。

⁶⁸ 加沙伊斯兰宗教法院高等理事会。

在西岸促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组织，并对他们施加威胁，这让人担心隐私权受到破坏，人权维护者受到恐吓。⁶⁹

3. 侵犯行动自由权及对其他权利的影响

41. 以色列通过包括任意的身份证明和许可制度在内的多层物理、行政和官僚障碍，继续全面控制并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之间的通行、进入耶路撒冷和出国旅行。⁷⁰ 这些限制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权，并损害了对其他几项权利的享有。行动和旅行限制阻碍妇女获得医疗服务、教育和就业机会，这些都是阻碍她们平等参与劳动力和公共生活的关键因素。⁷¹

42. 3 月份 COVID-19 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2019 年 11 月，通过埃雷兹离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月均人数为 19,404 人，而 2020 年 3 月下降到只有 278 人。⁷² 拉法过境点在 2020 年 3 月 8 日之前定期运营，但此后除 7 天外，一直关闭到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

43. 此外，在以色列威胁吞并西岸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 5 月份中止了与以色列的协调，巴勒斯坦人因此没有正式机制处理医疗出境许可申请，直到 9 月 6 日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一个临时协调机制。对于数千名需要转诊接受加沙无法获得的专门治疗的患者而言，他们获得挽救生命的治疗的机会进一步减少。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共提交了 7,733 份医疗出境许可申请，其中 5,058 份 (65%) 获得批准。由于 COVID-19，以色列于 3 月 12 日引入的新标准只允许处理紧急转诊，并中止了协调，因此，4 月份和 5 月份的申请数量下降了 91%，分别为 159 份和 160 份。⁷³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 4 例巴勒斯坦人的病例，其中包括两名患有心脏病的男婴和一名患有癌症的 6 岁女孩，他们于 2020 年 5 月至 9 月期间等待离开加沙接受医疗时死亡。

居住权和家庭团聚

44. 以色列的许可证制度继续对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同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家庭团聚施加任意限制。这种隔离政策⁷⁴ 对女性影响尤甚，因为通常是她们为结婚而迁居。

45. 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拥有永久居民身份。这一身份不会自动延伸至他们的子女或配偶。与东耶路撒冷人结婚的西岸巴勒斯坦人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不过可以申请临时许可证，但必须经过冗长和限制性的家庭团聚程序。《以色列国籍和入境法》(暂行)违反了以色列根据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⁶⁹ A/HRC/43/70, 第 35-36 段和第 49 段。

⁷⁰ A/HRC/31/44 和 A/HRC/34/38。

⁷¹ 见 https://gisha.org/UserFiles/File/publications/Discrimination_by_Default_EN.pdf?mc_cid=a4c5f70336&mc_eid=28f586c7f9; E/CN.6/2019/6, 第 3 段; CEDAW/C/ISR/CO/6, 第 46 (b) 段。

⁷² 巴勒斯坦民政总局。

⁷³ 同上。

⁷⁴ A/75/336, 第 27 段。

式歧视公约》在内的几项人权条约所承担的义务，⁷⁵ 并加剧了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根据协助巴勒斯坦人家庭团聚程序的组织保护个人中心的说法，由于妇女须依赖丈夫获得居留地身份，那些处于虐待关系中的人陷入困境，为了不被驱逐出境与孩子分离，她们选择继续保持关系。没有以色列的许可证，妇女无法获得医疗和社会保障服务，并面临被捕和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在保护个人中心监测到的一起案件中，以色列内政部于 2020 年 7 月拒绝给一名拥有西岸身份的巴勒斯坦妇女及其在耶路撒冷出生的两岁的双胞胎以居留身份，此前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庭团聚申请尚未批准。这名女子将孩子的正式监护权给了丈夫家人，以便重新提交申请，但再次遭到拒绝。

46. 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被阻止与他们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家人团聚。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被鼓励离开西岸，与他们在加沙的家人团聚。“吉沙”组织监测到了越来越多的涉及西岸妇女的案件并提出了法律质疑，这些案件涉及以色列要求她们，婚后如要移居加沙，就必须签署“定居加沙地带”表格，从而无限期放弃她们返回西岸生活的权利，这引起了人们对强行迁移的担忧。⁷⁶

47.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中止与以色列的协调后，停止了更新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人口登记册所需的信息交流，进一步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旅行。几名妇女带着她们的持有巴勒斯坦和外国护照的新生儿离开西岸前往约旦时遇阻，因为这些婴儿没有在以色列人口登记处登记。2020 年 7 月 26 日，一名来自拉马拉的妇女和一名来自纳布卢斯的妇女在 Allenby 过境点遭以色列安全部队拦截，不得带婴儿前往她们与丈夫一起居住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这些妇女最后得以直接向以色列当局为她们的婴儿登记，并离开了西岸。

48. 占领国以色列有义务便利被保护人口的行动自由，包括进出被占领土的自由，不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策如何。

4. 对表达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及和平集会自由权的限制

49. 以色列安全部队继续系统地使用武力和其他手段镇压示威活动，⁷⁷ 包括抗议以色列威胁吞并和封锁加沙的示威活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队援引紧急条例，因 COVID-19 而禁止举行集会，以暴力驱散和拘留 2020 年 7 月 19 日在拉马拉举行的反腐败示威者，以及另一次反对适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示威者。西岸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加沙事实当局的安全部队多次传唤和拘留记者及社交媒体活动人士，包括妇女，原因是他们发布批评当局的言论和视频，并涉嫌散布有关 COVID-19 的错误信息。所有三方义务承担者在公共场所的暴力行为，再加上普遍存在的男权规范，对巴勒斯坦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起到了特别的威慑作用。

50. 记者在工作时继续面临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结果有 95 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妇女，⁷⁸ 他们还面临所有义务承担者的逮捕和拘留。以色列安全部队逮

⁷⁵ CCPR/C/ISR/CO/4, 第 21 段；CRC/C/ISR/CO/2-4, 第 49 段；CERD/C/ISR/CO/17-19, 第 24-25 段；E/C.12/ISR/CO/4, 第 40-41 段；CEDAW/C/ISR/CO/6, 第 41 段。

⁷⁶ 见 https://gisha.org/UserFiles/File/publications/Discrimination_by_Default_EN.pdf?mc_cid=a4c5f70336&mc_eid=28f586c7f9 以及 A/75/336, 第 28 段。

⁷⁷ A/HRC/43/70, 第 23-24 段；A/75/336, 第 6-9 段。

⁷⁸ 据巴勒斯坦发展和媒体自由中心报道。

捕了 32 名记者，包括 10 名女性。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逮捕了 27 名记者，打破了 2019 年 5 月至 10 月的积极趋势。⁷⁹ 加沙事实上的当局逮捕了 16 名记者，其中一些人多次被捕。所有人都被无罪释放。

51. 以色列安全部队加大了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政界人物的镇压力度。⁸⁰ 以色列当局向东耶路撒冷人权维护者、活动人士和记者施压，取消或威胁取消他们的居住权，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⁸¹ 记录违反阿克萨清真寺大院现状的巴勒斯坦妇女也成为目标。40 岁的巴勒斯坦教师 Hanadi Halawani 6 次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拘留，原因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和阿克萨清真寺参加社会行动，并违反了之前禁止她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的命令。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她被禁止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也被禁止出国旅行。此外，她的住宅被搜查，电子设备被没收，她本人受到罚款。

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

52. 所有义务承担者继续对人权维护者进行任意逮捕和拘留，⁸² 其中包括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加沙事实当局的涉嫌虐待案件。以色列当局还继续对人权维护者进行行政拘留或延长审前拘留，以迫使他们接受基于辩诉交易的定罪。

53. 妇女人权维护者面临着额外的独特挑战。一些个人要求巴勒斯坦国政府进行干预以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但却遭到包括宗教团体和保守团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在西岸进行的系统性攻击和诽谤，而向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服务的人报告说，由于社区污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越来越多地瞄准妇女人权维护者的网上活动。这些攻击，包括因妇女的网上活动而逮捕她们，进一步减少了妇女人权维护者开展工作的空间，限制了他们的表达自由。

54. 例如，2020 年 6 月，4 名妇女人权维护者——人权和民主媒体中心的一名男医生、马安通讯社的一名女主播、妇女与媒体发展组织的一名成员和妇女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在参加了一个关于暴力侵害妇女的巴勒斯坦电视节目后，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了针对他们及其家人的死亡威胁和性暴力威胁。其中 4 人向西岸的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正式申诉。其中两人报告说，到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他们的案件仍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因威胁强奸而被起诉，在另一起案件中，申诉人没有进一步提出申诉。除了几次干预之外，巴勒斯坦官员没有公开谈论反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情绪，也没有消除对妇女人权维护者的恐吓。

55. 在加沙，安全部队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逮捕了一名 22 岁的巴勒斯坦女子，原因是她与加沙青年委员会的其他 7 名活动人士一起参加了一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促进和平共处的网上会议。她被拘留了 82 天，据报道其中 15 天是被单独监禁的，而且，尽管她是平民，但仍被加沙军事公诉人起诉，罪名是“损害革命

⁷⁹ A/HRC/43/70, 第 40 段。

⁸⁰ A/75/336, 第 48 段。

⁸¹ 同上，第 46-47 段。

⁸² A/HRC/43/70, 第 3 段、第 55-58 段和第 61 段。

的威信”。这名女子于 2020 年 6 月获得保释，2020 年 10 月 26 日与另外两名活动人士一起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已经服刑的时间。

56. 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文化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其中几个由妇女领导)继续成为袭击、逮捕、没收设备和查封令的目标。2020 年 5 月 17 日，由一名妇女领导的“争取希望志愿者”组织被以色列当局查封，原因是据称该组织代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开展活动。⁸³ 2020 年 6 月 29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Beit Hanina 逮捕了妇女促进发展和赋权协会会长及其 18 岁的儿子，并审问了他们关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经费的情况。这名女子又被传唤和审问了 4 次，但没有被起诉。

5. 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

57. 据巴勒斯坦囚犯协会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 4,577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 133 名妇女和 587 名儿童。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有 4,184 名巴勒斯坦人(31 名妇女，157 名儿童)因与安全有关的指控被以色列监狱管理局拘留。绝大多数人被关在以色列，这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在总数中，373 名巴勒斯坦人在没有受到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行政拘留，其中包括 2 名男孩和 1 名妇女。2020 年 3 月至 6 月，根据 COVID-19 紧急规定中止了律师和家属的探访；⁸⁴ 之后，他们的探访受到严格限制。对律师探访的时间和期限的限制、种种拖延以及对可以接受探访的被拘留者数量的限制，极大地阻碍了获见法律顾问的权利。人权组织和囚犯组织一再表示担心的是，缺乏预防措施保护巴勒斯坦囚犯避免感染 COVID-19。⁸⁵ 巴勒斯坦囚犯协会报告说，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约有 40 名巴勒斯坦囚犯的 COVID-19 检测呈阳性。

58. 2019 年 8 月，在 Dolev 定居点附近发生袭击事件后，以色列安全部队拘留了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受到了可能相当于酷刑的严重虐待。⁸⁶

59. 大学生，包括女大学生，似乎因参加学生活动而受到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任意拘留和虐待。比尔宰特大学学生会主席、22 岁的 Shetha Hassan 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未经指控或审判被行政拘留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原因是她被指控参加了与伊斯兰集团学生协会有关联的学生运动。22 岁的大学生 Samah Jaradat 于 2019 年 9 月 7 日晚在家中被捕，并被监禁了 9 个月。她被单独关押了 21 天，遭受了可能相当于酷刑的身心暴力，包括长时间审讯、剥夺睡眠、戴着镣铐做压力姿势、被迫听取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军事审讯”，并被威胁会受到同样待遇。她还报告称，受到了男性审讯员的性骚扰。与她的同学 Mays Abu Ghosh 一样，⁸⁷ Jaradat 女士被判加入进步民主学生联合会的罪名成

⁸³ A/75/336, 第 48 段。

⁸⁴ 同上，第 13 段。

⁸⁵ 同上。另见 www.alhaq.org/cached_uploads/download/2020/09/03/200820-hrc45-written-submission-on-prisoners-final-1599123626.pdf。

⁸⁶ A/75/336, 第 14-18 段。

⁸⁷ 同上，第 16 段。

立，根据军事命令，该学生会于 2020 年 10 月 21 日被宣布为恐怖组织。⁸⁸ 这一定罪对是否尊重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重大疑问。

60. 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加沙事实当局继续实行任意逮捕和拘留，包括出于政治理由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据独立人权委员会称，有 92 名巴勒斯坦人根据省长的命令被行政拘留。依然存在普遍无视基本的公平审判保障的现象，例如对被拘留者接触律师作不当限制和不执行法院的释放令。

61. 2020 年 6 月，加沙安全部队在加沙地带传唤并拘留了数十名法塔赫成员和支持者，原因是他们参加了 2007 年哈马斯杀害一名法塔赫领导人的活动。其中一些人声称受到身体虐待。2020 年 7 月 19 日，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了 22 名参加拉马拉和平示威活动的巴勒斯坦人，他们抗议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涉嫌腐败。他们因参加非法示威和违反 COVID-19 紧急规定而被拘留。据报道，大多数人在 7 月底获释，此前他们承诺在紧急状态期间不会举行示威活动，也不会事先不征求相关当局的意见便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腐败指控。

62. 独立人权委员会收到了 195 起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投诉，包括 110 起针对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投诉(其中一起由一名女性投诉)和 85 起针对加沙事实当局安全部队的投诉(其中两起由女性投诉)。人权高专办记录了西岸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加沙事实当局安全部队极其令人担忧的虐待案件，其中几起可能构成酷刑。据报告虐待形式有：经常、长期使用单独监禁、殴打、戴镣铐和悬吊，以进行逼供或作为惩罚。在两起案件中，男性受害者指控遭到性暴力，包括强奸和性暴力威胁。在好几起案件中，受害者受到威胁，要求撤回对西岸安全部队的虐待投诉，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释放的条件。

63. 2020 年 1 月，巴勒斯坦民警在拉马拉逮捕了一名被控抢劫的巴勒斯坦男子。他连续 4 天受到殴打，被金属链子铐住，并被长时间悬吊，导致手臂骨折。这名男子报告说，警察将他脱去衣服，在他的两腿之间靠近生殖器处放了一个加热器，导致烧伤。他们用头巾遮住他的头、鼻和嘴，并把液体倒在他的脸上，模拟窒息。在加沙，虐待和酷刑指控往往与毒品犯罪、与以色列勾结或“道德不端行为”以及据称加入法塔赫和萨拉菲斯特团体有关。2020 年 4 月，一名因贩毒而被加沙警方逮捕的 25 岁的男子在被捕后不久被转到医院，他身上有瘀伤，手骨折。据报道，他在警察局时被用铁管殴打。

64. 因通奸、乱伦、卖淫和其他性或“道德不端行为”等性犯罪而拘留妇女，让人对任意拘留问题感到严重关切。在 70 名被拘留的女性中，14%因通奸指控被关押在西岸，49%因包括通奸在内的“道德不端行为”指控被关押在加沙。将通奸和其他“道德不端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对妇女造成直接或间接歧视，从而导致任意拘留。⁸⁹ 例如，在西岸，法律规定对被控通奸的女性施加更严厉的惩罚，而且通奸投诉只能由男性提出。许多通奸投诉都是为了敲诈或剥削女性，例如在离婚诉讼期间。

⁸⁸ 1967 年至 2019 年 7 月，以色列国防部将包括巴勒斯坦所有主要政党和执政党法塔赫在内的 411 个组织归类为“敌对”、“非法”或“恐怖”组织。见 www.hrw.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palestine1219_web_0.pdf，第 37-38 页。

⁸⁹ A/HRC/36/38，第 8 (e) 段；A/HRC/31/57，第 14 段；以及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Women/WG/AdulteryasaCriminalOffenceViolatesWomenHR.pdf。

65. 拘留孕妇和携带婴儿的母亲的问题也令人关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至少有 4 名孕妇和 4 名携带婴儿的母亲被拘留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拘留中心，她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审前拘留，包括受轻罪指控。人权高专办注意到，孕妇和携带婴儿的母亲被关押在不适当的条件下，包括被关押在过度拥挤、无法进入户外空间的牢房中。

66. 2020 年 3 月 8 日至 9 月 3 日，一名已离开施暴丈夫的 34 岁女子因通奸指控在拉马拉被拘留，当时她已怀孕数月。为了获释，这名女子同意与丈夫离婚，并放弃她根据伊斯兰教法享有的所有权利，包括嫁妆以及对她 4 个子女的探视权和监护权。获释后，这名女子无处可去，也不会被收容所接受。

67. 监狱不是为孕妇和带孩子的妇女设计的，因此，国际标准规定，在这种案件中，只有在罪行严重或暴力犯罪或该妇女构成持续危险的情况下，才考虑拘禁措施，但须考虑到儿童最大利益。⁹⁰

五. 结论和建议

68. 高级专员建议以色列政府：

(a) 鉴于占领仍然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犯人权行为的主要动因，立即制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对妇女和女童犯下的、对妇女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的一切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特别是不必要或过度地使用武力、违反国际标准入室搜查、拆房和强行驱逐、定居者施暴以及对行动自由和家庭生活实行限制；

(b) 确保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接战规则及其实施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尤其是确保在执法活动中，只有在有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火器；

(c) 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武力致巴勒斯坦人死伤的所有事件，开展迅速、彻底、独立和公正的调查，确保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确保受害者获得补救；

(d) 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针对过去和近期敌对行动升级时的相关侵犯人权指称进行迅速、彻底、独立和公正的调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

(e) 立即制止所有集体惩罚做法，包括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和惩罚性查封，结束惩罚性拆房和扣留巴勒斯坦人遗体的政策；

(f) 制止行政拘留做法和任何形式的任意拘留；确保所有被拘留者或迅速受到指控，或被释放，并充分保障公正审判权；

(g) 确保拘留条件完全符合国际人权法，包括《联合国关于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监禁措施的规则》(《曼谷规则》)，立即制止一切可能构成酷刑或虐待的做法，确保对侵犯人权行为开展迅速、公正和独立的调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使受害者能够获得有效补救；

(h) 按照国际标准，在国内法中引入酷刑罪并规定绝对禁止；

⁹⁰ 《联合国关于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监禁措施的规则》(《曼谷规则》)，规则 64。

(i) 确保尊重和保护表达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和平集会自由权，确保记者和民间社会行为方(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能够安全、自由、不受骚扰地从事职业活动。

69. 高级专员建议巴勒斯坦国政府：

(a) 坚持其保护所有巴勒斯坦人权利的义务，不加歧视，包括基于性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并立即停止任何违反这些义务或使加沙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措施；

(b) 立即宣布正式暂停执行死刑，同时采取步骤，充分实施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c) 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其加入的人权条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修改直接或间接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法律条款；

(d)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并确保起诉此类暴力(包括与性别有关的杀人)的责任人并对其适当判刑；

(e) 制止一切相当于任意拘留的做法，充分保障公正审判权；

(f) 立即制止一切可能构成酷刑或虐待的做法，确保对所有侵犯人权行为开展迅速、公正和独立的调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保证受害者可获得有效补救；

(g) 按照国际标准，在国内法中引入酷刑罪并规定绝对禁止，紧急设立国家防范机制并适用《曼谷规则》；

(h) 确保尊重和保护表达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和平集会自由权，确保记者和民间社会行为方(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能够安全、自由和不受骚扰地从事职业活动。

70. 高级专员建议加沙当局：

(a) 与加沙的武装团体一道，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尊重区分原则、相称原则和谨慎预防原则，并确保追究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b) 宣布并执行立即生效的暂停采用死刑令，并停止在军事法庭审判平民；

(c)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尊重被剥夺自由者的权利，立即停止一切可能构成酷刑或虐待的做法，确保对这类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指控得到及时、公正和独立的调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并保证受害者可获得有效补救；

(d) 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并确保起诉此类暴力(包括与性别有关的杀人)的责任人并对其适当判刑；

(e) 确保尊重和保护表达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和和平集会自由权，确保记者和民间社会行为方(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能够安全、自由和不受骚扰地从事活动。